

中国边疆学

第六辑

邢广程 主编

BORDERLAND STUDIES OF CHINA

Vol. 6



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
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(CHINA)

中国边疆学

第六辑

邢广程 主编



BORDERLAND STUDIES OF CHINA

藏书

Vol. 6



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
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(CHINA)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中国边疆学. 第六辑 / 邢广程主编. -- 北京 :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, 2016. 10

ISBN 978 - 7 - 5097 - 9824 - 9

I. ①中… II. ①邢… III. ①疆界 - 中国 - 文集
IV. ①K928.1 - 53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6) 第 245714 号

中国边疆学 (第六辑)

主 编 / 邢广程

副 主 编 / 李国强 李大龙

出 版 人 / 谢寿光

项目统筹 / 宋月华 周志静

责任编辑 / 孙以年 周志静

出 版 /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·人文分社 (010) 59367215

地址: 北京市北三环中路甲 29 号院华龙大厦 邮编: 100029

网址: www.ssap.com.cn

发 行 / 市场营销中心 (010) 59367081 59367018

印 装 / 三河市东方印刷有限公司

规 格 / 开 本: 787mm × 1092mm 1/16

印 张: 27 字 数: 461 千字

版 次 / 2016 年 10 月第 1 版 2016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/ ISBN 978 - 7 - 5097 - 9824 - 9

定 价 / 98.00 元

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与读者服务中心 (010 - 59367028) 联系

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主 编 邢广程

副 主 编 李国强 李大龙

编 委 会 (按姓氏笔画为序)

方 铁	车明怀	吕余生	孙宏年	朴灿奎
许建英	邢广程	齐木德道尔吉		吴楚克
张世明	张 炜	李大龙	李国强	邵汉明
阿拉腾奥其尔		罗中枢	段光达	胡德坤
高建龙				

执行主编 阿拉腾奥其尔 范恩实

目 录

东北与北部边疆研究

沈馆考论	玄 花 / 3
清代科布多的官商	赖惠敏 / 23
清代至民国外藩蒙古的寺庙、民众与国家 ——瑞应寺的个案	李勤璞 / 52
北大荒精神与兵团精神的异同浅析	褚宏霞 / 83
俄罗斯东部地区的农业生产、消费和贸易分析	初冬梅 / 107

西南边疆研究

国家 - 边疆治理视野下的“文化援藏”与西藏文化发展	张永攀 / 133
“文化援藏”的实践、成效与展望初探	孙宏年 / 148
特性、规律与未来：援藏研究的思考	徐志民 / 176
近代西力对云南边疆经济的涌入	李 强 / 194
衙门里的学术机关 ——云南省边疆行政设计委员会的特点及工作述评	

谷彦梅、沙文涛 / 204

海疆研究

- 清代浙江的山海封禁 祝太文 / 221
- 明代澎湖海防制度探析 吴昊 / 250
- 从地名演变看中国在南海诸岛的主权 侯毅 / 260

文献研究

- 读《平定罗刹方略》札记 阿拉腾奥其尔 / 273
- 《蒙古回部王公表传·西第什哩列传》正误 乌兰巴根 / 278

研究动态与学术述评

- 清代北部蒙古游牧经济研究的基本成果与史料梳理
阿鲁贵·萨如拉、〔蒙〕J. Kh. 乌仁高娃 / 291
- 从拉铁摩尔发现中国边疆
——兼读《边疆的背影：拉铁摩尔与中国学术》 朱金春 / 331
- 2010~2015年中蒙历史关系研究述评 毕奥南 / 336
- 2010年以来国内学界高句丽史研究综述 范恩实 / 348
- 彼得大帝湾（海参崴地区）研究史概要 〔俄〕维滕堡 著 张松 译 / 382

CONTENTS

Research on North and North-East Borderland

- A Study on "Shen Guan" *Xuan Hua / 3*
- The Official Merchants in Khovd City in the Qing Dynasty *Lai Huimin / 23*
- Monasteries, Peoples and County of Mongolia from the Qing Dynasty to the
Republic of China; Case study on Ruiying Temple *Li Qinpu / 52*
- The Differences and Similarities between the "Beidahuang Spirit" and
"Bingtuan Spirit" *Chu Hongxia / 83*
- An Analysis on the Agricultural Manufacture, Consumption and Commercial Trade
in Far - East Region of Russia *Chu Dongmei / 107*

Research on South-West Borderland

- "Cultural Supports in Tibet" under the View of Country-Borderland
Management and Development of Tibetan Culture *Zhang Yongpan / 133*
- Practice, Effects of "Cultural Supports in Tibet" and Its Prospect
Sun Hongnian / 148
- Property, Regular Pattern and Future: The Reflects on the Studies in Supports to
the Tibet *Xu Zhimin / 176*
- The Western Infiltration to Yunnan Border Economy in Modern Times
Li Qiang / 194

An Academic Organ in the Yamen: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Works of the
Administrative Design Council of Yunnan Province

Gu Yanmei, Sha Wentao / 204

Research on Sea Borderland

The Ban of Entry of Mountain and Sea in Zhejiang Province in the Qing Dynasty

Zhu Taiwen / 221

An Analysis of Penghu Coastal Defence System in the Ming Dynasty

Wu Hao / 250

A Study of Chinese Sovereignty on the Islands in South China Sea from Changing
of the Place Names

Hou Yi / 260

Textology

On the *Pingding Luocha Fanglue*

Altan-Ochir / 273

Correcting on *Meng-Gu Wang-Gong Biao Zhuan*

Ulaanbagan / 278

Information and Academic Review

The Basic Historical Materials of the Study of the Nomadic Economy in the Qing
Dynasty and Its Analysis

Alugui Sarula, Urengoa / 291

Finding China's Borderland via Owen Lattimore: Frontiersmen; Owen Lattimore
and China Studies Written by Yuan Jian

Zhu Jinchun / 331

A Commentary on the Studies in Sino-Mongolian Historical Relationships in
Recent Years

Bi Aonan / 336

A Summary on the Studies in Gao-Gou-Li History from 2010

Fan Enshi / 348

A Summary on the Research History of Peter the Great Bay by P. v.

Wittenburg

P. v. Wittenburg trans. Zhang Song / 382

东北与北部 边疆研究

中国边疆学
(第六辑)

沈馆考论

玄 花

摘 要：清鲜宗藩关系的形成是在 1637~1644 年，即清建都沈阳时期。当时清认为已将朝鲜纳入附属国范畴，但朝鲜并未完全承认清的宗主国地位。本文通过考察沈馆的设立和外交活动，以及沈阳在 17 世纪东亚社会中的政治地位，阐明在当时特殊的历史环境中，沈馆超出了质子馆所的意义，成为清与朝鲜交涉的主要渠道。两国间除了具有正常宗藩体制因素即使节往来与外交仪式之外，还存在朝鲜储君作为质子常驻沈馆的现象。当时双方信任度极低，关系脆弱，沈馆成为相对稳定的交涉渠道，这无疑确保了尚未稳固的清鲜宗藩关系的健康发展，是通过当时正常的使节渠道无法做到的。沈馆的设置，相当于将朝鲜东官置于清的直接控制之下，使沈馆秉承清的旨意从事朝鲜对清的外事活动。在清鲜宗藩体制初创期，形成了沈馆外交这种独特的外交机制。

关键词：清入关前 沈馆 宗藩外交

作者简介：玄花，1980 年生，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研究所博士后，助理研究员。地址：北京市东城区先晓胡同 10 号。

自皇太极以宗藩关系对待朝鲜以来，清一直要求朝鲜纳质臣服。天聪十年（仁祖十四年，1636），朝鲜斥绝满、蒙使臣，拒绝为皇太极“上尊号”之时，皇太极即决定“先遣人持书往，谕以利害，令其以诸子大臣为质，彼若访诺则已，不则再议征伐”。^①这是皇太极首次要求朝鲜纳质。到清太宗崇德二年（仁祖十五年，1637），清与朝鲜订立三田渡盟约后，清再次要

^① 《清太宗实录》卷二八，天聪十年三月乙丑，中华书局，1985，第 358 页。

求朝鲜世子李縝等王公贵族子弟到沈阳作人质，世子在沈阳的居所——沈馆成为两国外交往来的主要机构之一。本文正是要考察这种机制的运行情况，并通过考察沈阳的外交地位，阐明沈馆置于沈阳的意义。

一 沈馆的设立

清太宗崇德元年（1636），后金改名为清朝，要求朝鲜称臣纳贡。因朝鲜拒绝，为了与之建立宗藩关系，清朝发动了丙子之役。崇德二年（1637）正月，朝鲜投降，被迫与清朝订立三田渡会盟，正式确立了对清朝的藩属身份，并与明朝断绝原有的宗藩关系。

按照约条规定，朝鲜必须派遣国王长子、次子，以及王公大臣、三公六卿子弟到清朝首都沈阳，作为人质。清太宗崇德二年（仁祖十五年，1637）二月八日，朝鲜正式派遣昭显世子家眷、东宫辅佐官员、三公六卿之子跟随清军从朝鲜出发，四月十日到达沈阳。

清朝共为朝鲜准备了四个馆所，其中沈馆供世子、大君及辅佐人员居住，质子馆供三公六卿子弟居住，东馆和西馆本是接待朝鲜使臣之所。由于朝鲜世子一行到沈阳时，沈馆尚未完工，清朝将世子、凤林大君及其僚属和三公六卿的子弟分别安排在东馆和质子馆。“初，清人处世子、大君于东馆，改营今馆，于东馆北七里许建。”^①等到五月七日，世子、大君及辅佐人员搬到沈馆居住。沈馆是朝鲜对昭显世子沈阳居所的称呼，亦称沈阳馆。

天聪八年（1634），清朝将沈阳改称盛京，但是，朝鲜依然称之为沈阳。顺治十八年（显宗二年，1661），清朝甚至移咨朝鲜，要求“沈阳称为盛京”，^②朝鲜依然没有改口。直到康熙三十年（肃宗十七年，1691）朝鲜才开始改称沈阳为盛京。

沈馆人员主要是在朝鲜世子东宫僚属的基础上，依据当时对清交涉的需要调整而成。其构成主要包括宰臣、侍讲院官员、翊卫司官员、宣传官、译官。尽管沈馆的僚属是由朝鲜相关部门派遣的职官，但其在沈馆已变成具有

① [韩] 林基中编《燕行录全集》卷一九《沈阳日乘》，东国大学校出版部，2001，第23～25页。

② [朝]《备边司誊录》，显宗二年辛丑七月二十六日。<http://db.history.go.kr/item/level.do?itemId=bb>，以下均源于这一版本。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：《清初内国史院满文档案译编》（上），光明日报出版社，1989，第241页。

专门职守部门的代称，故仁祖称之为“沈馆宰臣、侍讲院、内官”，“翊卫司、宣传官、译官、禁军、译官、军官”，^①并没有严格区别机构与官员。

二 沈馆的外交活动

清太宗崇德三年（仁祖十六年，1638）八月至崇德七年（仁祖二十年，1642），清朝在宁锦一带与明朝作战。为此，清朝两次从朝鲜征兵，均不顺利。为了达到征兵目的，清朝利用沈馆与朝鲜交涉，且使朝鲜世子与凤林大君出征。朝鲜世子出征两次，即崇德六年（1641）八月十五日至九月十八日、顺治元年（1644）四月九日至六月十八日。凤林大君共出征三次，即崇德三年（1638）十月十日至十一月二十八日、崇德四年（1639）二月十四日至四月十四日、崇德六年（1641）八月十五日至九月十八日。沈馆人员直接参与征兵问题的交涉，逐渐建立起清朝与朝鲜之间的信息沟通与处理渠道，日益受到清朝的重视，其政治地位不断提高。

1. 第一次征兵交涉

自清太宗崇德二年（仁祖十五年，1637）至清世祖顺治元年（仁祖二十二年，1644），清朝共在朝鲜征兵三次，即崇德二年二月二日至四月八日、崇德三年六月至八月、崇德四年六月至崇德七年四月。崇德二年二月为了进攻皮岛而从朝鲜征兵之时，沈馆尚未建立，不属于本文探讨范围。

清朝与朝鲜签订的约条中，有两条关于征兵的规定，即“今旋师经取之皮岛，着遣鸟枪、弓箭手等兵船五十艘。以旋师之礼，宜按例备礼献众军”；“朕若征明国，降颁旨诏遣使到日，则遣步骑舟师数万，如约某日抵某处，兵额限期，不得有误。”^②结果，在签订约条两天后就实现了第一条。于是，朝鲜怕清朝果真实现第二条，皮岛之战结束以后，马上派使臣请免征兵。而且朝鲜认为，征皮岛和征明朝是两码事。在南汉山城约条中写明：“助兵，最是难从之事”。^③

清太宗崇德二年（仁祖十五年，1637）四月，朝鲜派谢恩使李圣求赴

① 《承政院日记》，仁祖十五年八月二十九日，<http://sjw.history.go.kr/main.do>，以下均源于这一版本。

②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：《清初内国史院满文档案译编》（上），光明日报出版社，1989，第241页。

③ 《朝鲜仁祖实录》卷三四，仁祖十五年三月二十日，第39b页。

清朝，其最主要的任务是请免征兵。但是，李圣求到达之时，正赶上清太宗出外射猎，李圣求被软禁在沈阳城外二十多天，没有机会了解清朝的状况。清太宗回来后，虽然接见了李圣求，但是李圣求没能呈上请免征兵的奏文。在沈阳滞留的四十多天，李圣求仅听说“彼以我国炮手精锐，椴岛之役，赖此成功，故方抄被掳者一千六百人，习炮于海州卫云矣。”^①

使臣没有表明朝鲜的立场，使朝鲜陷于被动，无法采取有效措施。而清朝用朝鲜人练兵的消息，使事情变得更加急迫。因此，朝鲜在遣使争取免征的同时，还打听出征日期，以及朝鲜兵的用途。左议政崔鸣吉认为“此事系国存亡”，应该再次遣使争取。由于崔鸣吉持主和态度，为两国结盟出了不少力，朝鲜将免征的希望寄托于崔鸣吉身上。“彼之待卿，必异他人，卿须善为之。”^②

不过，崔鸣吉的出发点在于朝鲜的现实困难，而朝鲜仁祖则要求从名分论出发，在奏文中强调义理。清朝一向对朝鲜的尊明舆论比较敏感，因而奏文的内容为周旋免征一事增加了难度。而且，在事先不了解清朝相关信息的情况下，崔鸣吉也没有十足的把握。所以，出发之前，崔鸣吉以群议为由，向仁祖提出“彼人时未发端，在我之道，不必先自提起”和“不必为文书，以言语恳陈其闷迫之情为当”，^③等几种决策方案。不过，在朝鲜仁祖的坚持下，崔鸣吉表示“征兵之事，措辞甚难，然当尽心力。若夫成不成则在彼矣”。^④

清太宗崇德二年（仁祖十五年，1637）九月，崔鸣吉以谢恩使的身份到清朝贺清太宗诞辰，并趁机提出免征问题。崔鸣吉在与清朝交涉的过程中，大肆渲染朝鲜战后的惨淡状况，以及社会对征兵的不安情绪，称由于遭到清朝的征伐，朝鲜“国内空虚”，而民间又相传清朝早晚会有征兵之命，为了避免到异地服兵役，百姓“疑惧逃徙”。不但如此，去年春季，与清朝邻近的平安道、黄海道发生了牛疫，逐步扩大到全国。^⑤总之，朝鲜的意思是无兵可征。

① 《朝鲜仁祖实录》卷三五，仁祖十五年七月四日，第10a页。

② 《朝鲜仁祖实录》卷三五，仁祖十五年六月二十九日，第9a页。

③ 《朝鲜仁祖实录》卷三五，仁祖十五年九月十一日，第23a页。

④ 《朝鲜仁祖实录》卷三五，仁祖十五年六月二十九日，第9a页。

⑤ [朝] 吴渊：《野言记略》卷二，十一月三十日，国史编撰委员会，2001，http://www.history.go.kr/url.jsp?ID=NIKH.DB-sa_045b_0010_0020_0150。

其实,朝鲜不愿派兵的原因有二:一是从义理出发,不愿意参与征明战争。尽管朝鲜为了保国,与清朝缔结了宗藩关系,但是,其国际秩序观念并没有由于一场战争而发生改变。而且,仁祖即位的基础是“反正”,即纠正错误的政治秩序。二是从民生考虑,担心刚刚经历战争,接着又征兵,恐怕百姓在经济上、心理上均承受不了。而且,征兵可能引发的社会动乱,也是朝鲜政府请免征兵的原因。

不过,这次遣使还是没有得到清朝方面的任何军事情报,也没能获准免征。清朝讽刺朝鲜君臣每言为百姓,实际上只为保“宗社”“庙社”一事而想。^①但是,崔鸣吉却对朝鲜国王分析,清朝之所以不告知征兵日期,是因为“当初助兵之言,盖出于试我也。”^②清朝一开始就没有打算征兵,助兵之言,不过是试探朝鲜的忠诚度而已。而清朝在国书中称:“征兵,自当量时势,诟肯强其所甚难乎?”^③这句话就表示免征兵。

石少颖认为,朝鲜是为了躲避征兵而故意否认、含糊事实。^④这种观点不无道理,但是,笔者认为,此事还应与朝鲜不了解清朝的作战方式有关。正如沈馆宰臣所称,清朝“军机甚秘,未能的知。”^⑤清朝士兵也是在作战前夕才能知道出征日期。

清朝在敕书中称量势征兵,朝鲜却派右议政申景禎感谢清朝免征兵。对此,户部承政英俄尔岱反问使臣:“尔等之意,谓是限年不征耶,抑为终不之征耶?”此次遣使,朝鲜知道了清朝无意免征。而清朝对朝鲜军兵的用途,申景禎分析,“非必用于战阵,盖欲助为声势,使闻于中国也。”^⑥

清太宗崇德三年(仁祖十六年,1638)四月,清朝正式向朝鲜征兵5000人,要求六月内留屯安州、义州之间,以听调用。但是,因为先是崔鸣吉等请寝使臣均称请免征兵获准,后来申景禎又说,尽管清朝没有免征,但是也没打算将朝鲜军士用于战场。因而,朝鲜仁祖对免征仍抱有希望,没有按照清朝的要求征调士兵,而是遣陈奏使请寝。

① 石少颖:《仁祖时代朝鲜对后金(清)交涉史研究(1623~1649)》,博士学位论文,山东大学,2008,第173页。

② 《朝鲜仁祖实录》卷三六,仁祖十六年二月十日,第16a页。

③ 《朝鲜仁祖实录》卷三五,仁祖十五年十一月二十九日,第36b页。

④ 石少颖:《仁祖时代朝鲜对后金(清)交涉史研究(1623~1649)》,博士学位论文,山东大学,2008,第174页。

⑤ [朝]《沈阳状启》,辽宁大学历史系印,1983,第86页。

⑥ 《朝鲜仁祖实录》卷三六,仁祖十六年五月十一日,第40b页。

不过，朝鲜派遣的内官罗堯、宣传官具鏊、陈奏使洪宝，到清朝以后就被锁起来，没有机会呈纳请寝咨文。崇德三年七月十日，户部英俄尔岱、马福塔、布丹扁俄，内三院范文程、希福、刚林、罗硕、胡丘等人到沈馆，向朝鲜世子、洪宝、罗堯出示朝鲜陈奏咨文和敕书一本，这是清太宗崇德二年（仁祖十五年，1637）崔鸣吉带来的朝鲜表文，以及崔鸣吉带到朝鲜的清朝敕书誊录，也就是崔鸣吉宣称清朝同意免征的内容。

清人称：“此咨文甚为不似，不敢奏达，只以言语陈之矣。崔政丞赍去敕书中，果是永不征兵之意乎？你国必欲不从征兵之令，而有此陈奏乎？”^①内三院博士要与朝鲜世子确认敕书内容。十多位清朝官员一起到沈馆是从未有过的事情，从而可以看出清朝对征兵问题的重视程度。

朝鲜世子根据敕书中“自当量时势，讵肯强以所甚难乎？朕既为民加恩于其初，宁不斟酌于其终”等文字，答曰：“大国虽无永不征兵之语，既量时势，不责其所甚难，且有斟酌等语，则目今时势之难，抑又甚焉？大乱甫定，旱灾亦酷，八路赤地，饿莩相望。此时调兵，民情涣散，决难收拾！小邦非必欲终始违拒大国之令，第缘目前罔极之事势，陈情以奏。小国之事大国，有同一家父子，子有闷迫之情，则岂不陈恳于父乎？”^②

实际上，“既量时势，不责其所甚难”等词句，只是表达宗主国对藩属国的事大字小的外交辞令，常见于外交文书中。朝鲜世子却抓住其内涵的宽泛性，与朝鲜现状联系起来，为朝鲜请寝找出了依据。且强调朝鲜的“事大”，清与朝鲜关系“有同一家父子”，也就是在清朝强调朝鲜的义务时，世子反而指出清朝的“字小”责任。

由于朝鲜世子就敕书内容谈到事大字小的内涵，清人没再讨论敕书，而是将话题转移到约条，也就是信誉问题。清人称：“在南汉时，非但文书往来，俺等以言语相约，凡事无不顺从，数万之兵，亦当调发。而今者，量减五千之数，亦欲违拒。何忘其前约若是乎！”对此，朝鲜世子回避“违约”，即问题的核心，而是强调朝鲜战后万物萧条的国情，与“诉闷于上国”的无奈之情。

清人指责朝鲜世子一味抵挡清朝的要求，“世子庇护本国之事，必欲自此搪塞乎？”朝鲜世子否认在搪塞，而是称，因为“大人以奏文草”询问，

① [朝]《沈阳状启》，辽宁大学历史系印，1983，第76～77页。

② [朝]《沈阳状启》，辽宁大学历史系印，1983，第77页。

不得已“随其文字”回答。而且，以朝鲜世子的职责仅仅是“在宫中，问安、视膳”为由，拒绝参与征兵交涉。朝鲜世子要求清人直接与使臣交谈，“今者，使臣勾于此事而来，问于使臣可也。”^①

朝鲜世子的回答向清朝传达了两方面的信息：一方面，强调“随其文字以答”，表示是对敕书文本的客观解读，不代表政治立场。另一方面，强调“世子之职”，表明朝鲜世子没有政治权限，清朝应该通过使臣与朝鲜沟通。

由于双方各持己见，不肯让步，这次交涉没有结果。第二天，英俄尔岱和马福塔到沈馆，接着与朝鲜世子谈征兵问题。

首先，推翻朝鲜的请寝依据。“当初相约时，虽数万之兵亦不持难；而今者，皇上量度本国之事势，减征五千之兵，甚为略少。”^② 清人比较约条中规定的征兵数目和清朝实际要求的数量，表示，征兵数量从约条中的数万，减少到5千人，已经是清朝的恩德，是清朝充分考虑朝鲜国情的结果。

其次，追究朝鲜的违约责任。“国王则必不忘前约，而每听朝臣之言，至有如此之举。”意思是说，清朝与朝鲜对南汉山城约条已达成共识，并相信朝鲜国王有遵守约条的意愿，而阻碍约条履行的是臣下。清朝通过如上措辞，在维护朝鲜国王信誉、缓和两国关系的同时，也点明了朝鲜仁祖的软弱，这为将来朝鲜大臣的沈狱埋下了隐患。英俄尔岱又谈到违约的后果，“俺等得罪之时，国王、朝廷亦岂无事乎？”^③ 威胁朝鲜世子，如果今后在征兵问题上出差错，清朝会向朝鲜问责，将会殃及朝鲜国王。

最后，要求马上派兵。清朝考虑到陈奏使回去汇报以后，朝鲜再安排派兵，恐怕不能在清朝要求的日期内到达。于是，让朝鲜先把朝鲜的启程日期报上来。但是，这遭到了世子的反对：“此非使臣之所可擅便。使臣详听而去，岂不善处乎？”^④ 朝鲜世子仅仅同意传达，对征兵问题，始终不松口。朝鲜世子的每一句话，可能都会成为清朝与朝鲜谈判时候的口实。因而，在朝鲜反对征兵的情况下，朝鲜世子与清朝官员对答时，不敢留余地。

沈馆在抵挡清朝的要求的同时，派宣传官如实汇报，分析形势。清朝提出具体的征兵要求以后，朝鲜备边司没有急于决定，而是要听取沈馆宰臣的意见。清太宗崇德三年（仁祖十六年，1638）六月，备局启曰：“待朴簪入

① [朝]《沈阳状启》，辽宁大学历史系印，1983，第77页。

② [朝]《沈阳状启》，辽宁大学历史系印，1983，第78页。

③ [朝]《沈阳状启》，辽宁大学历史系印，1983，第79页。

④ [朝]《沈阳状启》，辽宁大学历史系印，1983，第79页。